



榆  
钱  
—  
001



枸  
杞  
·  
枸  
骨  
—  
016

拐

枣

—  
033



桑

枣

—  
049



# 目 录



赖瓜瓢

—  
060



梧桐子

—  
071



扎刺果

—  
083

楮

桃

—  
094



八月瓜

—  
106





端  
端  
—  
118



龙  
葵  
—  
127



覆  
盆  
子  
—  
138

蛇  
莓  
—  
149



火  
棘  
果  
—  
161



自  
然  
笔  
记  
—  
170







# 榆

# 钱

“文起八代之衰”是北宋大文人苏轼对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赞誉，表彰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说的是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是配得上这一赞誉的，单就散文方面的成就而言，他在当时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文坛领袖。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散文上，但他在诗歌方面的成

就也不容小觑，作为唐朝最有名的一种文学体裁，韩愈当然是既拿得起也放得下的，虽然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或许比不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但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在现今的中小学教材上，仍然有不少他的诗作。

比如这首《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诗写晚春景物，借物喻人，表达一种寓意，这里不做过多解释，我想说说诗中提到的两种植物，一个是杨花，一个是榆荚。

先说杨花。顾名思义，杨花应该是杨树的花，如果你真这样理解，那就错了，犯了望文生义的错。杨花其实跟杨树没多大关系，古人把柳树称为杨柳，这里的“杨”，说的是杨柳。那么是不是说，杨花就

是柳树的花呢？也不是。柳树的花其实是最不像花的，绿色的穗上布满了鹅黄色的蕊，看上去倒是有点像毛毛虫的模样。我们小时候，经常会有调皮的男孩拿着它去吓唬胆小的女孩，趁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冷不丁把它扔到女孩的花衣服上，吓得女孩哇哇大哭。诗中写的杨花已经脱离了柳树，像是漫天的雪花一样到处飞舞。这个时候，你抓住漫天的杨花的其中一朵仔细看看就会发现，那些白色棉絮一样的花朵中有个小黑点。你可别小瞧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它可是柳树的种子，包含了柳树的全部信息。它只要落到一个适宜的地方，过不多久就会生根发芽，长出一棵小柳树来，然后，茁壮长大。所以，杨花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准确的名字，叫作柳絮。

再说榆荚。榆荚是我在这篇文章中重点要说的，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铺垫，真正的主角现在才闪亮登场。榆荚就是榆钱，因为它单个的形状像是一个边缘略薄中间稍鼓的小圆片，一大簇小圆片簇拥

在一起，酷似古代那种穿起来的铜钱。就像古人常常把柳絮误认为是它的花一样，我小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只不过不是把榆钱认作是花，而是当成了榆树的叶子。因为它们初生的时候都是碧绿的，长在枝条上，让我产生了错觉，后来才知道它们其实是榆树的果实。要是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榆钱的中间也有一个小点，这个小点就是它的种子。但我对榆钱的兴趣，却跟铜钱没多大关系，倒跟口腹有关。它是我童年时期在一年当中最先接触到的野果，虽然它那圆片一样的长相实在不像是寻常意义上的果子，但它却是榆树实实在在如假包换的果实。榆钱在我童年时期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想起它，我就满口生津，忍不住要流口水来。

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年代，家庭出身非常重要，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比如，出身不好的人就不能参军和保送上大学，享受不到这样的好处也就罢了，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挨批斗，在当时的社



会抬不起头来，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被人骂作“狗崽子”，日子很不好过。那么，一个人家庭出身的好坏是怎么划分的呢？在农村，作为一个农民阶级，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地主和富农属于剥削阶层，是受打击的对象；贫农是受剥削的对象，在新中国是当家做主人的阶层。中农呢？就有点尴尬，其实光中农这一阶层还可以细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听中农这名字，就是属于一个中间的阶层，可以往两边靠，上中农当然是往地主和富农这一阶层靠，而下中农，虽然也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但主要还是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勉强挣个温饱，他们不剥削人，自然也就和贫农站到了一个阶层，也勉强算是当时社会的领导者。

我家当时被划成了中农，至于是上中农还是下中农，就很模糊，因为当时我的老家时庄队没有分得那么细，除了中眼一家是地主成分之外，其余的

都是贫农和中农。就我小时候的眼光看，在我们时庄队，贫农和中农的区别好像也没有那么大，反正我是没有因此受到什么不良的影响，也没有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被谁欺负过。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在学校表现好，还被县里表彰过，大队干部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了我家。我的父辈们也没有因为家庭成分的问题受到什么影响，我大伯还做了时庄队的会计，我父亲在外地当了小学教师。这样看来，大约当时在时庄的中农都被默认为是下中农了。

虽然贫农和中农在时庄队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却很不服气。和我家一墙之隔的恒扬家是贫农，而我家只是中农，因为他在我面前总时不时地表现出一种趾高气扬高人一等的姿态，这让我有点来火。有一次，我和他玩恼了，实在忍无可忍，就把这个不服气抛了出来。我说：“凭什么我家是中农，你家是贫农？还不是你爸爸当了队长。”他爸

在旁边听到笑了起来，说：“你家是中农是因为你家里有余钱。”我不知道他是在逗我，回家就问妈妈，我家真的有余钱吗？我妈妈被我问得莫名其妙，当知道事情的原委以后笑了，说：“这个秃三，没大没小的，跟小孩子都开玩笑。”秃三是恒扬爸的外号，因头上有几块赖痢而得名。我妈指着小汪塘边的一棵大碗口粗的榆树对我说，那就是他说的“余钱”。其时，正是阳春三月，春风和煦地吹着，春阳暖暖地照在人身上，让人有一种恹恹欲睡的感觉，青青的麦苗好像涂上了一层油，亮亮地泛着绿意，柳树已经抽出了嫩条。我顺着妈妈手指的方向望去，一簇一簇翠绿的小圆片缀在老榆树那一根一根柔韧的细枝上，真像一串一串翠绿的小铜钱。在春风的拂动下，我甚至听得到小圆片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好像在对我说，别管什么中农贫农了，快来采我吧。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对于一个饥饿的肚子来说，什么最有

诱惑力呢？当然是那些可以饱口腹之欲的食物了，而榆钱正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它是一年当中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头一份礼物。

榆树真是一个好东西。我说的不是它的材质，虽然说到材质，它也非常地出类拔萃。人们常用“榆木疙瘩”来比喻一个人不开窍，似乎对它不怎么待见。但是凡事都有两面，若是用它来做家具，这又成了它的优点，它的木质坚硬，加上纹路清晰，做出的家具十分漂亮，算得上家具中的上品。

我想说的是它的皮、叶和果，这些都是可以充当果腹的食物，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救过无数人的生命。所以，对于人类来说，榆树不但是有功之臣，还称得上是恩人，为了人类的生存，它有时甚至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我妈妈给我说过这样的事情，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歉收，她就吃过榆树皮。据她所说，榆树的皮味道还不错，是所有树皮中最好吃的一种。榆树皮怎么吃呢？方法是先要把它从树干

上扒下来，捣烂了，再放进锅里加水煮，到最后就成了一锅黏稠的糊糊，有点像是现在人们做的凉粉。在那几年里，常流传有人饿死的消息，甚至连周边的几个生产队也有，唯独时庄队得以幸免。说起这个，我外婆就有点激动，她说是榆树救了时庄队的老老少少。原先，时庄队有好多榆树，每家都有几棵，那几年过后，除了我家小汪塘边的这棵外，榆树就在时庄队没了踪迹。原来，被剥了皮的榆树树根得不到营养，只能日渐枯萎，最终失去了生命。我家汪塘边的这棵，大约是因为当年幼小，又隐藏在大片芦苇丛中的缘故，最终得以保全并活了下来，成了榆树在时庄仅存的硕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棵榆树叫作“余树”，似乎也没什么错。不怪我外婆说，时庄队老老少少的命都是榆树拿命换来的。多年以来，每每见到这种植物，我的心里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

榆树皮的味道到底如何，我不得而知，因为我

并没亲口尝过。我不能自私到因为想亲口尝到它的味道而毁了时庄队这棵硕果仅存的宝贝，我只能从母亲的描述中略知一二。但是榆树叶子和榆钱的味道，我却十分熟悉，因为整个童年时期，我没少和它们打交道。

榆树叶子的吃法似乎不是很多，虽然听说可以凉拌，但我因为没有吃过就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只好略过。我吃过最多的是这样的一种，把它的嫩叶从树上采摘下来，用清水洗净，加入一些玉米面拌匀，用手把它们挤在一起，捏成菜团子的形状，然后摆上笼屉，像蒸馒头那样蒸。蒸好的玉米团有一种特别的清香，虽然榆叶的边缘长得像小锯齿稍稍有点拉嘴，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它的味道，吃到嘴里有一丝微微的甜意，十分不错。

榆钱的吃法就比较多了，除了可以像榆叶那样凉拌和做成菜团蒸熟了吃，还可以用它来做馅儿，把榆钱洗净切碎后加入虾仁、肉或者鸡蛋调匀，包

成水饺，味道极其鲜美。当然，这样奢侈的吃法在我小时候一年也难得吃上一回，要是没有多年不见的亲戚或者特别的客人上门，我妈妈是不会舍得为了让我们解馋而包上一回这样的饺子的。这倒不是因为小气不大方，实在是当时太穷，平时难得买上一回肉吃。

最常见的一种吃法是生吃，既然榆钱是大自然在一年中最先馈赠给我们的果实，我以为生吃才应该是它最正确的吃法，这也是它至今让我念念不忘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每年我家小汪塘边的那棵老榆树柔韧的细枝上刚刚开始垂挂下一串串翠绿的榆钱时，整个庄上的孩子的目光就会被吸引过来，所有的眼球都会紧紧盯向同一个方向，嘴里开始向外流哈喇子。榆钱生吃的味道很甜，而且越嚼越有味道，对于庄上的那群馋嘴的少男少女们，绝对是个不小的诱惑。每每这个季节来临，就是我和二哥最有面子的时候。时庄队独一无二的榆树长在我家的

汪塘边，令人眼馋的榆钱就长在这棵榆树上，我们兄弟俩当然有权决定要和谁一起去分享这一美味。所以，就连平时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大宝都来巴结我们，不但对我们说话要和气很多，在学校还处处罩着我们，不让其他同学欺负我们。时庄队的孩子虽然是调皮了点——这也没什么不好，调皮正是孩子区别于大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点儿都不调皮那还叫孩子吗？但调皮不代表不懂事，不代表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谁都清楚，如果有谁胆敢在这一季得罪了我们，那么这个春天，他就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孩子大把大把地把香甜的榆钱往嘴里塞，而自己只能在旁边咽口水了。其实要想吃到榆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即使得到我和二哥的同意，你也得有本事爬上树才成。但是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们的眼中颇有难度的技术活儿，一般都难不倒农村长大的孩子。庄上的男孩子一个个都是皮猴子，上房揭瓦、上树掏鸟



窝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即使有哪位女孩子不会爬树，也照样吃得上榆钱，因为总有一些哥哥弟弟们会自告奋勇，勇敢轻捷地爬上树梢，摘下那串最鲜最嫩的榆钱，送到她的手上。所以在那个榆钱飘香的季节，我家的老榆树下经常荡漾着一片欢声笑语。

童年的记忆总是那样令人难忘，它虽然会因年代的久远而渐渐覆上一层薄薄的尘埃，但往往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某件事物轻轻拂去，撩开面纱，如水中的涟漪般渐渐荡漾开来。譬如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看到路边那棵老榆树上挂起串串“叮当作响”的榆钱，韩愈的《晚春》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同时想起的还有另外一句古诗：“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携筐摘榆钱”。我仿佛又回到了三四十几年前，回到了时庄队那棵硕果仅存的老榆树下，看到了树上、树下那群活泼灵动的身影，听到了那一阵阵欢快悠扬的笑声。回到家中，从书架上翻出刘绍棠先生的作品集，再一次重温那篇著名的《榆钱饭》，忍不住

又发出会心的一笑。虽然那个饥饿的年代早已离我们远去，人们再也不用为温饱犯愁，但是依然会有那么一部分人，会和我一样，对于榆树上生长的这些鲜嫩欲滴的小圆片恋恋不舍、垂涎三尺。



榆钱：榆科榆属落叶乔木榆树的果实，  
又名榆实、榆子、榆仁、榆荚仁、白榆、榆树巧儿等。

# 枸杞 · 枸骨



枸杞



枸骨

枸杞和枸骨都是我老家常见的植物，时庄队的沟边地头常见它们的身影。每天放学以后，我和恒超、恒扬，还有我大伯家的二哥，一人赶着一只山羊去韩大沟放牧，总会和它们不期而遇——它们是我们的“老熟人”。

山羊们似乎都挺喜欢枸杞的，虽然它的枝条上长满了尖刺，却一点儿都不妨碍山羊们用灵巧的舌头卷走它

身上的嫩叶和嫩茎。其实何止是山羊，对于枸杞的嫩茎和嫩叶（时庄人叫它枸杞头），我们也很喜欢。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有时也要和这些贪嘴的山羊们争抢一番，把它们赶得远远的，省得它们来捣乱，一点儿都不管它们心里会不会对我们有意见。有意见也没用，美食面前，人和山羊都经不起诱惑。我们会小心翼翼地掐下一小把最鲜嫩的枸杞头带回家去，让妈妈做成小菜，或油炒或凉拌，都很下饭。虽然有时会因为不小心，被枸杞茎上细密的尖刺扎一下，冒出一个或是几个豆粒大小的血珠来，我们也不会在意，相对于枸杞头的美味来说，这点疼痛又算得了什么？权当是馋嘴的代价了，我们最多会把受伤的手指放到嘴里嘬上一嘬，就又没事了。平心而论，单单就采摘枸杞头这件事来说，我们的手指是要比山羊的舌头笨拙的。

但是对于枸骨，山羊们似乎就没有那么喜欢了，想想也很合理，民以食为天，羊也是。如果一

种植物的枝叶并不那么可口，羊们又有什么理由要喜欢它呢？枸骨的叶子大概就是属于不好吃的范畴，四季常青、油光发亮，像是在叶面上涂上了一层蜡——它跟冬青是一家，它的全称就叫枸骨冬青。对于视觉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身装扮——会很养眼，但是对于味觉而言，就未必有那么美好了。人的世界里不是有个词语叫作“味同嚼蜡”吗？不知道在羊的世界里会不会也有这个词，如果有，枸骨叶子的味道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更何况，枸骨的叶子上还有刺，并且刺还很尖利——这是关键，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枸骨的叶子味道真的不错，山羊要想吃它，也要付出血的代价。所以，山羊们对于枸骨的态度是：惹不起，躲得起。见到枸骨，山羊多绕道而行。

乡下有刺的植物很多，多到不胜枚举，这大概也是它们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其实这更多地像是一种无奈、没办法，这个世界上，打它们主意，想

把它们吃进肚里果腹的动物实在太多了。虽然它们的这种手段并不一定能起多大的作用，但能防御到什么程度就防御到什么程度吧，总之聊胜于无，对于植物来说，还能有什么比这更有效的办法呢？它们又没有猛兽那样的尖牙利齿，可以主动进攻。虽然都是长刺，但是这些植物棘刺长的部位多有不同，有的长在枝干上，如枸橘、枣树、刺槐以及蔷薇科植物等等；有的长在果实上，如蒺藜、苍耳、板栗等等；还有的长在叶片上，如大蓟、小蓟、两面针等等。两面针是一味很有名的中药，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家伙很不好惹，在叶片的两面都生了尖刺，让想吃它的动物面对着它就如老虎面对刺猬——想吃却找不到下嘴的地方。叶上长刺的植物多为草本，木本的似乎不是很多，两面针算是一种。叶片边缘有锯齿的倒有不少，但是像枸骨这样在多边形的叶片的每个角上都长了坚硬刺针的很是罕见。枸骨的这身装束很是厉害，厉害到不要说山羊不敢随便靠

近，就连鸟都不敢轻易在它身上停留，所以，它还有个外号叫作“鸟不宿”。巧的是，还有一种植物的名字与它如出一辙，像是它的孪生兄弟，枸橘的众多小名里也有一个叫作“雀不站”。虽然枸橘和枸骨的“枸”读音并不相同，一个读 gōu，一个读 gǒu；身上长刺的部位也不相同，一个长在枝干上，一个长在叶片上，但是在鸟雀们的眼中，这两个姓“枸”的家伙就是一家人，都是惹不起的大佬。

时庄的人多叫枸骨为猫儿刺，相对于“枸骨”来说，这个名字更为直观形象。原因是它的叶子长得很奇怪，单个看像是一只小猫，加上枝繁叶茂，远远看上去，像是这种植物的身上趴满了无数只带刺的浑身碧绿的小猫。也有人叫它老虎刺，我觉得这跟猫儿刺并没有多大区别，老虎和猫本来就是外形差不多的猫科动物，它们的区别最多是一大一小而已，可能叫老虎刺比叫猫儿刺显得更有气势。还有人叫它老鼠刺——这就有点猥琐了，这也说明，



枸骨的叶片并不都是一模一样的，可以像猫，可以像虎，也可以像鼠。

而在我的眼里，枸骨的叶片更像是一面面盾牌或者一条条向天吠叫的小狗。实际上，枸骨的得名正跟狗有关，它的木质颜色很白，很像是狗的骨头。我想大概一开始人们给这种植物取的名字就是“狗骨”吧，只是到了后来觉得植物的名字用动物“狗”来命名终是不太妥当，就换成了“枸”，由反犬旁变成了木字旁。想想也有意思，这种植物枝干像狗骨头，叶子却像猫或者鼠，实际生活中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相处得并不十分融洽，甚至有可能是不共戴天的几种动物，就这样和谐地统一在了一种植物的身上，大自然就是这样的神奇有趣。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枸杞和枸骨放在一起来写的原因了：它们同样都在我家乡多见，同样都是长不大的灌木，同样都有刺，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都跟“狗”有关。

我们现在都知道枸杞的果实叫枸杞子，但在我刚接触它的时候却并不这样叫它，时庄的人都叫它“狗奶子”，这大概是因为它的模样长得有点像是母狗的乳头——不大，长圆形。成熟的“狗奶子”很好看，夏秋季节，像是一盏盏精致的小红灯笼挂在枸杞多刺的枝条上。有趣的是，枸骨的果实也不大，也在秋季成熟，也是红色，跟“狗奶子”不同的是，枸骨的果实多是圆球形，不像“狗奶子”那样细长。

我小时候很纳闷儿为什么把枸杞的果实叫作“狗奶子”，总觉得它除了长得有点像狗奶子之外，还应该有点别的什么原因。比如这种植物是不是还应该哪里长得有点像狗，但是让我失望的是，无论我怎么看，这种浑身多刺的家伙也没有一点儿狗的模样。有一次，我甚至还把一棵枸杞的根都刨出来看过，也没发现它和狗到底有什么瓜葛。我还专门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时庄队的许多大人，但他们好像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程度并不比我深多少，甚至可以

说是一无所知，只是说“狗奶子”就是“狗奶子”，以前人们就是这样叫的，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叫了。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了前庄大舅爹——一个外号叫作老葛大的老人讲的故事（关于老葛大，可以参看《走兽记》中的《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时庄队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答案，只是我没问对人罢了。

大舅爹是个慈祥的老人，他的肚子里装满了无数新奇的故事，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有着绝对的吸引力。有一天，他给我们讲枸杞的故事。他说，在离我们这里不是很远的地方有座楚州城。有多远呢？大概也就一百来里地吧。城里有一座很有名的寺庙，叫作开元寺，庙里面有口大井，井旁长了一棵千年的枸杞。庙里的和尚都很长寿，活到很大年纪了都还耳聪目明、身康体健，走起路来一般的年轻人都跟不上。外头的人都以为这是和尚们吃斋念佛的结果，没有想到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他们喝

的井水。井用的时间长了就要淘，不然，水就会发臭变质，开元寺的这口大井当然也是。这一年，又到了淘井的时间，庙里的一个老和尚下到井底，淘着淘着，忽然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嗅他的裤脚。他低头一看，像是一条狗，但是因为井下光线昏暗，看不太清楚。他很奇怪，这么深的井里怎么会有活的狗呢？于是，他下意识地俯下身来，把狗捧起，再定睛一看，哪里是什么活狗，原来是一块长相很像狗的枸杞根。老和尚知道这是个好东西，他以为是佛祖看他虔诚修行对他的奖励，故意赏他的，于是，他就把这块枸杞根带上井来放到锅里煮熟吃了。这一吃不打紧，他立刻就觉得身体轻捷了许多，过了一会儿竟然像一片羽毛一样轻轻飘了起来，升上了天空。

故事的结尾大家都知道了：老和尚成佛了。这真是太神奇了，枸杞根的功效简直比得上唐僧肉了，哦不不，唐僧肉哪里比得了枸杞根？吃了唐僧肉最

多长生不老，吃了枸杞根却可以得道成佛。

这个关于枸杞的故事，显然只是个传说，即使当时我还很小，我也知道这个不是真的。但是老葛大的这个故事还是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我的猜测没有错，除了“狗奶子”之外，枸杞果然和狗还有联系——至少在民间的传说中是这样的。长大以后，我读一些闲书，也看到这样的记载：千年枸杞，其根形如犬，故得狗名。北宋大文豪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在被贬惠州时有感于当地的缺医少药，就把许多的中草药介绍给了当地人，并亲自开辟药圃种植。据他的《小圃五咏》记载，他至少种植了这样的五种植物：人参、枸杞、甘菊、薏苡和地黄。他在其中的《枸杞》里有这么一句：“灵厖或夜吠，可见不可索”，这里的“灵厖”代指的就是枸杞根，厖是什么？厖是古人对于一种长毛狗的称呼，后来泛指狗。原来，我曾经离真理那么地近，差点儿就揭开了谜底，只是终于还是缺少了点运气，没有开

元寺老和尚那样走运，挖到一块千年枸杞的根。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真是一棵千年的枸杞，它的根我还能挖得动吗？除非它像开元寺的那棵千年枸杞一样，自己跑出来。但是这个“除非”却是不现实的，因为事实告诉我，再多少年的树木，它的根也不可能自己出来，所以，亲眼看到像狗一样的枸杞根就成了我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梦。

老和尚吃了千年枸杞根成佛的传说可能是假的，但是楚州开元寺的大井旁有棵千年枸杞，却好像是真的。《山阳县志》有记载：开元寺北院有枸杞依井而生，“高一二丈，其根盘结甚固”“相传千年余物，根深入井，其水甘冽，饮之能令人寿，因呼为甘泉”。在我的印象中，志书大体上还是可以信得过的，它不像小说、演义那样可以信口胡咧咧。

山阳县就在古楚州，也就是现在的淮安市淮安区，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故乡。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淮安市还叫淮阴地区的时候，境内有两

所老牌的师范学校：一所淮阴师范，在今天的淮安市淮阴区；一所淮安师范，在今天的淮安区。这两所学校都招初中毕业生，那一年，我考上了其中的淮阴师范，而我的初中同学中，有考上淮安师范的，两所学校离得不是太远，坐公交车就可以到。一个周末我去淮安师范找同学玩，还想到老葛大讲的故事，就和同学一起去寻。可是哪里还能找到那棵当年的千年枸杞，哪里又能找到那口老井呢？就连那座名叫开元寺的大庙，也早就湮灭在岁月的风雨中，不知所踪了。

但是唐朝的大诗人刘禹锡就比我们运气好，他不但是看到了那口井，也看到了那棵千年的枸杞树，甚至他也听到了我从老葛大那里听来的那个老和尚因为吃了枸杞根而得道成佛的传说。空口无凭，有诗为证，刘禹锡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诗，《楚州开元寺北院枸杞临井繁茂可观群贤赋诗因以继和》：

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  
翠黛叶生笼石瓮，殷红子熟照铜瓶。  
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  
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

后世也有人说这首诗写的开元寺不是在楚州而是在润州，润州就是现在的镇江市润州区。其实这些都不要紧，楚州也好，润州也罢，这首诗表达的主题没有变，说的是枸杞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和食用价值。

祖国医学向来就认为枸杞的全身都是宝，无论是叶是花，是果是根，对于许多疾病来说，都有非常明显的疗效。特别是在润肺养肾、养肝明目、延年益寿等方面，枸杞的功效可称神奇，光看它在民间的别名就能略知一二，如“天精草”“地仙苗”等等。有一首民谣更是很直观地说明了它的好处：“春天采其叶，名为天精草；夏天采其花，名为长生草；



秋天采其子，名为枸杞子；冬天采根皮，名为地骨皮。四季同服用，可与天地同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有这样的记载：“春采枸杞叶，名天精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子，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

好像是要给这个民谣做注解，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常吃枸杞可以延年益寿的传说。其中有个著名的传说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年间，有位朝廷使者奉命离京赴四川等地办事，他在途中见到一位满头青丝，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手执竹竿，口里嘀咕唠叨着正在追打一个白发苍苍弓腰驼背的八九十岁的老翁。老翁前躲后藏很是可怜，使者见状便下马挡住那姑娘责问：“此老者是你何人，你应尊敬老人，为何如此对待他？”那姑娘回答：“他是我的曾孙，我管教自己的晚辈有什么错吗？”使者惊道：“那你为何要打他呢？”答曰：“家有良药他不肯服食，年纪轻轻就这样老态龙钟的，头发白了，牙齿

也掉光了，就因为这个，我才要教训他。”使者好奇地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姑娘应声说：“我今年已有 372 岁了！”使者听后更加惊异，忙问：“你用什么方法延年益寿的呢？”姑娘说：“我没有什么神秘方法，只是常年服用了一种叫枸杞子的药，据说可以使人与天地齐寿。”使者听罢，急忙记录下来，并一直相传至今。类似的传说还有许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读者诸君若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传说虽然有点夸张，却也表达了人们对于枸杞可以延年益寿的一种认同。

我小时候，对于枸杞和枸骨这两种植物，除了对它们满身尖刺的长相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外，就是与口腹之欲有关的部分了。早春的枸杞头之后，吸引我的自然是它们的果子，“狗奶子”除了好看好玩儿，也很好吃。枸骨的红圆球形的果实味道也不错，但是慑于它那全身猫儿刺的威力，一般情况下，我们都很少去采摘它。倒是有些鸟胆大，尽管枸骨



枸杞

枸骨

枸杞：茄科枸杞属灌木或者小乔木，  
果实叫枸杞子，又名甜菜子、红耳坠、地骨子等。

枸骨：冬青科冬青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  
又名猫儿刺、老虎刺、乌不宿等。

## 自然学堂

博物美文系列

也叫鸟不宿，但还是有一些贪嘴的家伙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勇敢地站到了猫儿刺的上头，这又让我想起那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俗语来，果然，为了美食，这些家伙原是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了的。